

编者按:有人说,中国是世界上美术展览最多的国家。质量且不论,数量之多,该是事实。中国的美术展览还有一个特点,尤其讲究仪式感,特别注重开幕式。但相当数量的开幕式,说白了其实是商业告白。这些被反复设计、策划、不断镶金裹银的开幕式,就像几十元的月饼被过度包装成几千、几万元的超豪华概念月饼一样,光鲜亮丽,花费甚巨,但只是一场“秀”,并无文化内涵。针对越来越盛行、越来越隆重的开幕式及其怪象,本刊特约专家、学者及业内人士撰文,针砭时弊,以期大家深入探讨,研究匡正之道。

从正剧到闹剧——一个文化管理者眼中的美术展览开幕式演变

毛时安

这年头,美术展览的开幕式可是越来越多了。

有时候,我一星期收到的美术展览开幕式请柬有十数张之多,甚至同一天也会有两三个开幕式撞在一起,彼此不肯相让。常常望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开幕式请柬发愁,就像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那头优柔寡断的小驴子,面对着两堆诱人的金黄稻草无法下嘴一样。是的,你去哪儿呢?去吧,赔不起那么多时间,不去吧,伤不得那么多友情。而且,这些请柬通常还印制得相当考究,创意十足。有的金碧辉煌,有的小巧玲珑,有的花哨妖娆,有的明快前卫,都是挺风格、挺气派的。时过境迁,弄得你留下不是丢也不是。留着占地,丢了可惜。如果你真的要去认真地对付那些开幕式,你就是把自己撕成几瓣也不成。唉,如今美术展览的开幕式那真叫多呀!多得就像大街小巷罗棋布的证券交易所。

其实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,开幕式原本并不是那么讨人嫌的。相反,它曾经是非常庄严、非常高贵、非常神圣,充满了仪式感和光荣感。以前,开幕式是很少的,少到寥若晨星。通常只有全运会、奥运会、长江大桥通车这样规格、规模的事,才配有一个有头有脸的开幕式。那时开幕式是一出意味深长、意义重大的正剧。一次开幕式常常成为平头百姓的街谈巷议,成为饭桌上几天的话题。在我的印象中,早几十年前美

术展览一般很少办开幕式。清晨,美术馆大门一开,观众拿着美术展览入场券,随着人流欢欢喜喜、大大方方地进了展馆,美术展览也就开始了。

不知驴年马月,美术展览有了开幕式。开幕式成了美术展览必不可少的前脸面。不管画是哪方人士,也不管画的水平高低。而且这开幕式越来越有腔调,越来越有程序,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、形态。

首先开幕式从简朴渐趋豪华。早些时,开幕式只是台上站一两个主办方人士,然后主办方人士就不满足自己这副穷酸模样了。请大家参观美术展览”,开幕式就开始了。通常一个开幕式不会超过 10 分钟。慢慢地,开幕式似乎就不满足自己这副穷酸模样了。先是主持人介绍台上长长一大串贵宾。接着主办方、重要来宾讲话,通常这些讲话并无多少学术内涵,只是一些客套和吹捧的水词。但是,偏偏讲话者要显示身份和水平,把水词再掺水,讲得天花乱坠、漫无边际。通常这样的讲话总有 5 位上下。接着是画家本人讲话。画家是艺术家不是演说家,常常被闹得磕磕巴巴。中心意思只有一个,感谢。然后,就看见台上开始骚动,贵宾们手持剪刀,将好端端的红绸活生生地剪成少则三五段,多则十余段。据说,坊间还有传闻,有人借开幕式用真的金剪刀剪彩贿赂剪彩官员的。在

一声“现在开幕”中,美术展览开场。开幕式通常还有花篮。早些时候,也常常只是极少朋友送那么一只花篮意思意思,点缀点缀的,后来不行了,没气派,于是乎,花篮常常摆满开幕式大厅,常常把它五颜六色的尾巴伸到了展厅大门外的老远。开始时花篮的花也不甚讲究,都是些勿忘我、满天星、矢车菊和一些绿叶植物。后来也不行了,太寒碜,这样就有了香水百合、红玫瑰。时下有档次的开幕式还学洋腔洋调,增加了开幕酒会,香槟美点,灯红酒绿,热闹得恍恍惚惚。更别出心裁的则在开幕式上加入了洋军乐、载歌载舞。总之,剪彩真是剪得五彩缤纷,太有盛世光景了。

其次开幕式实质由民间渐趋官场。美术展的开幕,是美术家、美术界自己的事。早先的开幕式趣味相对纯真。出席的人士,主席台上站的诸公,大凡还是美术中人,最多也就是美术家出身的领导,他们大多数本人也是画家。但渐渐地,主席台上的人物有了变化,主要是增加了许多“长”字头的官员。这样开幕式就由民间变成了官场。

变化之三,不仅官方,而且所请领导、官员的层级由低端渐趋高端。最初是文化厅局分管艺术的副厅长,渐渐就是分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直到部长。胃口越来越大,现在最好是请了省部级领导来站场、剪彩。领导虽然忙,可得于情面,尤其是为了尊重

艺术家,万般无奈只得出席。

我亲眼目睹过美术展览开幕式的丛生怪相。有时候,主席台上满满当地站满了人,主席台下却是稀稀拉拉小猫三只四只。后来主办方为了避免难看,就学会了一招,组织开幕式观众,填满开幕式大厅,图个喜庆、热闹。怪相之二是台上口若悬河,台下人声鼎沸,常常是主席台上致词者高头讲章,兴高采烈地致词。台下的观众却不买账,开幕式变成了东西南北好久不见的熟人老友的寒暄聚会,东一言,西一语。我出席的开幕式上,就亲眼见主持人多次实在按捺不住台下的嘈杂,大声喝喝“请安静”,一二分钟后台下重新一片噪声四起。再加上美术展厅大多设计时光考虑视觉而从未顾及音响听觉要求,开幕式常常比开市的菜场吵闹,谁也没有听到台上的热情讲话。怪相之三是开幕式的规模越来越高,可惜的是不少画家对艺术的追求并没有越来越高。于是美术展览的质量和规模成了反比例函数。有时美术展览的印象还不如开幕式深刻。于是,产生了怪相之四,现在的美术展览经常是开幕式轰轰烈烈、热热闹闹,第二天正式展览冷冷清清、空空荡荡。坦率地说,今天大量的美术展览开幕式味同嚼蜡,观众在乎的是展览,谁在乎开幕式呢。常常是在冗长乏味的开幕式后,看展览已经是兴味索然,走马观花了。开幕之时即

是闭幕之日,开幕式的繁华似锦转瞬瞬间只留下了一地鸡毛。

开幕式的前世今生——从庄严的正剧到颇具讽刺意味的闹剧,实在是和今天展览机制的过分商业化、官场化有关。美术馆时至今日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公益性单位的充分保障,不得不引进大量品质不高的商业气味特浓的展览,而画家为了筹备展览费尽心血钱财,谁不希望开幕式上风光一点、图个回报呢?而我们的美术和文化宣传,其实是很势利的,基本上是认钱不认人,认官不认艺。没有高端官员和领导的出席,美术展览规格就不高,美术展览的宣传就会是个问题。通常是领导级别越高,宣传力度越大,版面也越突出。宣传新闻基本上很少根据美术展览自身的质量来量体裁衣。而且美术馆的一些领导也常会利用开幕式多了和领导套近乎的机会。如此,大家何乐不为?

当然,令人欣慰的是,已经有些画家意识到了开幕式的弊端,他们有的精简了开幕式的程序,有的谢绝了花篮,还有的干脆取消了开幕式。

我自然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开幕式,而是希望美术展览的开幕式回归到美术本身,回归到美术界自身,而不是附加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。换言之,让美术展览的开幕式更美术一点,更学术一点。

(作者系上海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、知名文艺评论家)

没有开幕式的展览不跌份

谢海

很多年前,我们美术行业里突然多了一个行当,叫策展人。原本,策展人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误解,他们负责调研、创意、决策和实施的工作,这是一个很学术、很累人的活儿。后来,随着艺术市场的兴起和火箭式高速发展,策展人的性质和势力范围越来越不靠谱,我们对策展人的理解也变成了:会弄钱的人、人脉关系特好的人、文艺界的兄弟姐妹不跟他混就很难出道的人,至于调研、创意、决策和实施等硬指标反而不重要了。

当然,不管是好的策展人还是蹩脚的策展人,也不管他们调研、创意、决策和实施的深度如何,最能让主管部门和投资人直截了当地看到的就是实施。文化项目的实施无非两条:一是现场感,二是活动后的社会效益或者经济利益回报。后者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到的,所以现场就变成了关键。艺术品展

览和歌舞表演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的,所以现场感的关键的关键在于开幕式的 SHOW。

很长时间里,展览是一个怪异的游戏,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,它是在展览之前的一个仪式,像饭前的祷告一样。以前我做策展人的时候,写策划报告一定要突出展览的意义和目的。后来,策划报告慢慢地将开幕式流程越写越夸张,细到受邀来宾的名衔、各位重要来宾在主席台的位置及讲话的讲稿和时间长短、主持人的串词,甚至是来宾的参观路线、被拍摄的角度等等。当然,这还不包括如何请领导、请嘉宾。希望请来的领导和嘉宾说什么样的话、表什么样的态等更是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。再后来,我决意不再做那些我不愿意做的事了,因为在我看来策展人沦为“办公室主任”对于我多少有一点大材小用。

为什么我们还如此矫情地热衷于搞开幕式呢?因为我们怕领导和投资人不高兴——怕他们看不懂,怕他们来了没事做冷落了他们,还怕媒体人写不出稿来……所以,现在的展览告诉我们:主席台上的嘉宾们基本上就是两种——不懂艺术的人和比参加展览的艺术家谱更大一些的人。当然,也顺便告诉了平面媒体人在写报道的时候要一定写上“某某领导和某某专家学者参观了本次展览”句式,视频媒体在报道时要特别注意某某领导出境不出声。事实上,谁都知道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办与不办和展览的最终成败没有关系。但是,国人要面子,人家有的我不能没有,巴不得能像奥运会那般奢侈。正因为如此,站在开幕式台前的听众会发出感慨:噢,原来这哥们也是一个外行!

么多、地位那么高?怎么来的?很奇怪。”圆明园几个大水龙头经媒体“爆炒”,就成了国宝。文怀远,题写的牌匾遍布大江南北,让他数钱都数不过来。他字写得赖是不假,但受到追捧与该领导的重视大有关系。更何况官方市场可是书画市场的大头。所以,重要的不是艺术,而是是否

内有多经典案例可供参考,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某书法家,自打被某位重要领导重视,一夜之间,题写的牌匾遍布大江南北,让他数钱都数不过来。他字写得赖是不假,但受到追捧与该领导的重视大有关系。更何况官方市场可是书画市场的大头。所以,重要的不是艺术,而是是否

被领导抬举。不请媒体也不行。名声是靠媒体捧出来的。名有了,利随之而来,名声的大小与画家的钱包直接挂钩。雕塑家潘鹤老先生一语中说真相:“我看同龄的人,都是有才华的同龄人,到了 30 多岁、四五十岁,才华完全没有了。但名气却越来越大!很两极的。为什么?想想他们可没有什么好作品呀,为什么名这么大、钱那

万元的墨宝,直到不久前被人指出造假,大家才恍然大悟。实际上“大师”厉害的不是国学,而是作秀,也就是谄媚当下的现代大众传播。某位自诩为大师的画家频频上电视,接受知名主持人访谈,尽管圈内懂行的既不可他的人格品,也不认可他的艺品,但是人家的气名大过天,画儿就是卖得好,为什么?想想他们可没有什么好作品呀,为什么名这么大、钱那

我不反对策展人在推广展览的过程中有一些合理的操作,也不是希望所有的展览都不要办开幕式,这里有一个度需要把握,展览的成败是靠思路、作品说话的,而不是把所有的能量耗费在开幕式上。比如,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能量去多想开幕式一结束展厅为什么门可罗雀?再说,开幕式办得再牛也牛不过张艺谋。所以,展览碰上开幕式可办可不办的,还是不为为好。没有开幕式的展览不跌份,展览的作品不好,即便让 2008 个人击缶、2008 个弟子抖着竹筒高声念“四海之内,皆兄弟也”也没用。

过去结婚一定要办酒席,现在不少年轻人不办仪式,拿一个小本就住在一起。现在也有不少画家办展览选择开幕酒会或者干脆没有任何仪式。有开幕式的展览和没有开幕式的相比,我更喜

收藏的雅好,于是大家聊起了艺术,老板说我知道谁谁谁,收藏了谁谁谁的画,朋友一听,尽是在把广告做到了都市报和户外广告的那几个,他们的画行情的人大多不认。这说明,画得不咋地关系真



不大,宣传做到了家,照样能“功成名就”。

不请评论家,肯定也不行。评论家代表“学术评价”和“历史定位”。画家请评论家说明尊重学术,评论家来是给面子。商业社



都说中国人有实用理性,讲求实际,但在现实生活中,虚头八脑的繁文缛礼,比谁都多。18 世纪末,英国人马夏尔尼率使团来华,要跟中国建立平等经商务关系,结果因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中国朝廷的三跪九叩之礼,灰头土脸地回去了。人富贵了,得讲究排场,当年刘邦做亭长的时候,偷鸡摸狗无所不为,一边洗脚一边就见客了。但是,做了皇帝,得有排场,排场离不开礼仪,马上找人制礼,群臣上朝,打扮齐整,什么时候起,什么时候立,什么时候下跪,什么时候叩首,井井有条,一步迈错,帽子掉了,都要被拉下去治罪。龙床上的刘邦见了,得意地说,今日方知皇帝之贵。排场,就是一种有形的精神享受。

自秦汉以降,朝代可以变更,但仪式排场却始终如一。但凡是个官儿,出行虎头牌一对对排开,八抬大轿,鸣锣开道,前呼后拥。皇帝出来就更了不得,卤簿仪仗加上护卫,得排上几里地,连马桶和虎子都得带上。蹲在家里开会,上大明,大宴群臣,品级山上,文武两列,下来摆酒,边跪拜边饮酒,声势浩大,整齐划一,讲究的就是仪式场面。为什么儒家偏爱独尊?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只有儒家会讲究礼仪,能给皇帝和百官设计出排场讲究来。不消说,但



另一个排场,都是没用的虚文,出行要那么多跟着的干嘛?一大半没有任何用处,真要是遇到危险,这些人跑得比谁都快,马桶和虎子有什么用呢?谁见过皇帝半道上随地大小便来着?朝会上的国宴,谁也不敢真吃真喝,无非装样子,就算开会议事,仪式性的朝会什么也决定不了,真正决策,是皇帝与宰相私下的小会。但是,没用的排场,还就是人人喜欢讲,排场中心人喜欢,自不必说,人生在世,谁不高兴回月亮,被众多星星拱着呢?就算做星星的,也未必一点都不高兴,品级山上,站在靠上的,比靠下的得意,站在下面的比没有进来的得意。酒虽然喝不到肚子里,但能来比划一下,也算给祖宗挣口气。

没有富贵的人们,也未必不喜欢排场,平时不讲究,那是没有条件,婚丧嫁娶,攒了一辈子钱,一天的礼仪排场就都花出去了,哪怕今后闹饥荒,背债也在所不惜。一旦农民发了家,排场讲得比以前的东家还厉害,太平天国几个农民忽然做了天王东王什么的,出门的仪仗,从城东门可以排到西门,讲究极其细致,大家都背不下来。即使没钱搞排场的时候,站在边上看看皇帝或者官老爷抖威风,也未必都是满心的怨恨,顶顶当年说的是,彼可取而代之矣。刘邦则说,大丈夫当如是焉。野心没有这么大的人,心中艳羡者,恐怕也不少。嘴上不说,个个心里都会觉得,当官就得这样。老百姓心目中最好的清官也括大

老爷,在民间的戏剧中,还不是八抬大轿,王朝马汉,张龙赵虎前呼后拥?包公如果不这样八面威风,有谁会相信他呢?当然,民间排场的讲究,是跟官场学的,君不见,作为白丁的老百姓在结婚的时候,新郎新娘,照例一边官帽子,一边凤冠霞帔。

老调子没有唱完,排场当然还得继续。有权有势之人,人生对于他们而言,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仪式,盛大而隆重的仪式。出行的时候,依旧是前呼后拥,依旧是随从一队,只是八抬或者十六抬大轿变成了四个轮子的轿车,虎头牌变成了警车开道。下属在辖境边上恭候如仪,

然后接风,然后讲话,然后请入酒席,请上座。见什么人,说什么话,早就安排好,按台本走台本就是。大小会议,都成仪式,无论多大规模的会议、展览,还有名目繁多的节庆、祭典,开幕式和闭幕式最为隆重,也最为无用。领导嘉宾,按衔级大依次讲话,大抵照本宣读,所讲的内容,换个抬头,另一个会照样适用。只要够级别的领导来了,哪怕仅仅站了一站,整个的会议都蓬荜生辉。现在连学术会议也渐染此习,开幕式完了,下面的议程可有可无,大家大可以去风景名胜玩去也。人生就是仪式,就是排场,一个排场,接着

张鸣

另一个排场,我们领导干部的宝贵生命,就在这一个又一个毫无用处、中消耗殆尽,但是所有人都乐此不疲。

按理说,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,世界各国的官方场合,都还是要讲一点排场的,多多少少还会有点仪式,但排场讲到我们这个地步,有时简直是为了排场而排场,还是相当吓人的。中世纪如此讲法,是因为做老爷的人,多半心里虚,要靠外在的排场和讲究,把自己撑起来,好下去唬老百姓。在上面的人,没有讲话,没有演说,汉官威仪,靠的就是衣服轿子、衙门和台阶,靠的是下面的人捧场凑趣,曲意逢迎。今天的官场,已经有了讲话,有了演说,还可以跟老百姓直接对话,按道理,开会的仪式本是领导讲话的铺垫,领导人可以通过台上的表演,展示自己的才能,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。可是,不知为什么,我们的某些领导,没了蟒袍玉带,却依然要靠外在的车子、随从、衣冠,更要靠大小的仪式给自家撑门面,在会上露面讲话的机会,就这样硬是活生生变成官样文章,让底下的人,听也瞌睡,不听也瞌睡,于是热闹而隆重的仪式,反而变成了没有主题的主题,成了开会的目的。开所有的会,办所有的节,连领导讲话本身,都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。让我们的很多官员,在繁文缛礼、虚头八脑中,打发自己的光辉岁月。

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)